

名人專訪 嘉賓：蔡若蓮博士

福建中學(小西灣)校長
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
前香港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



蔡校長，請問你有夢想嗎？

有，我的生活與夢想息息相關。

我來自草根家庭，跟很多低下家庭的孩子一樣，要做外發或課餘兼職來幫補家計。高小時期，課餘就到工廠打工，廠房又悶又熱，令人難受，多麼羨慕能坐在有冷氣寫字樓工作的文員。當時的夢想，就是要做寫字樓文員，享受在有冷氣的辦公室工作的幸福。為了達成這個夢想，我努力讀書，學好英文。知道自己英文基礎不好，便更加倍努力，當時，閱讀成為我最大的娛樂，賺到的錢大都花在交學費和買書，回想起來，這樣的投資十分值得，閱讀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。

半工半讀的生活並不輕鬆，能夠堅持下去，很大程度是受到《天地一沙鷗》一書的啟發。一般的沙鷗，為了覓食，變得目光短淺，有時甚至會同類相殘。但海鷗 Jonathan，卻一直努力練習飛行，希望飛得更高、更遠，牠深信每飛高一層，就會看見不同的景象，有更廣闊的視野。因此，牠不甘於像其他海鷗般，只顧掙扎求存，為覓食而飛行。沙鷗 Jonathan 通過努力練習，不斷挑戰極限，不單能飛得更高，看得更遠，更能盡展潛能。這本書給了我人生最大的啟示：生命中每個人擁有很多的潛能，這種潛能有待我們自己去發掘。好像小海鷗通過堅持努力學習，擁有更大的能力去發掘自己的潛能。所以我熱愛學習，艱苦練習去發掘自己擁有無窮的力量。本著這個信念，我永遠將學習放在優先，即使同時應付學業和工作，我會視作一種挑戰。

此外，我的另一個夢想是環遊世界，計劃每年都去一個不同的地方，見識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事物。《撒哈拉的故事》主人翁那種天地為家的流浪生活，令人嚮往。我心目中的旅行，不是豪華的旅行團，而是背著背包，前往不同國家(特別是中東地區)尋幽探秘，過著簡單而艱苦的流浪生活，體驗不同的風俗文化。為了這個夢想，無論在哪個工作崗位上我都很努力工作積蓄旅遊的本錢，也努力學習語言，為流浪天涯作好準備。

夢想與現實的工作有差異嗎？

我很喜歡學習，也喜歡分享生命。大學畢業後便到一所中學教書，一教便是十多年。後來到教育局工作。負責支援不同的學校，跟不同的老師合作，推行課程，探討如何教好學生，如何設計好教材，過程中自己也不斷學習，要比老師學得更快更早。期間，我們開拓了新的支援模式，包括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、把辯論結合課程、普教中、聯校交流，以至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協作等。由理論到實踐，再推動到學校日常工作，當中作為一個教育局與學校之間的橋樑，極具挑戰性。每一位老師的特點都不一樣，我們要想出不同的方法，才能有效溝通。從一位老師到一位課程專家，要深入鑽研，不斷裝備自己，我很珍惜、也很認真用功地工作。無論在什麼崗位，我都離不開學習，因為只有不斷學習，才能進入新境界，發現更遠大的夢想，向教育進發。

既然教育局的工作能為你帶來穩定收入，又可以實現周遊列國的夢想。為何你還會選擇離開，重新回歸校園，成為一位中學校長？

人生有不同階段，追求的目標亦有不同。我喜愛學習，也在學習中成長。遇到自己教過的學生，在不同的崗位再遇，感覺就像久別重逢的親人，十分奇妙。人與人之間生命的互動，生命互相影響，人生變得更豐富多采。當然，我也很羨慕老師們桃李滿門，自己也想成為別人的生命中的明燈，與人分享生命。加上在教育局同一個崗位上工作太久，形成思維定勢，難以跳出框架，只有強迫自己離開舒適區，把自己迫到人生的懸崖邊上，學習求生。

然而，重新回到校園，面對的事情更為複雜，別有一番感受。以往在教育局工作，是推行教育局的政策，只是建議學校去做。現在擔任校長，面對的事情更加複雜，要帶領整所學校推行自己的理念，把理念變成實踐。大大小小的決定，影響著學校的發展和學生的學習。在陌生的環境中，促使自己不斷摸索、學習和改變，並多與年青人接觸，吸收更多新的想法。

既然你能實現桃李滿門和實踐教育理念的夢想，那麼你為何會參選立法會？

我喜愛學習，在論層面的知識我已經學了很多，如何實踐？愛冒險的我於是決定參選立法會。在自己沒有權、沒有勢、沒有財的情況之下，只憑一個信念，希望能得到身邊朋友及相信自己理念的同行者一起並肩而行，挺身為教育界做一點事。很多朋友都認為政治十分黑暗，我當初也認為政治是一件功利的東西，政治好像是貿易，是要用人情當交易，要刷人情卡。

的確，在選舉過程中面對不少誘惑，也有很多民主選舉的遊戲規則要遵守。由於不熟悉選舉規則，過程中可謂危機四伏。我時刻提醒自己小心謹慎，心中想的是先要保護家人，要跟自己的名字一樣「若蓮」——出淤泥而不染。

作為中產的一群，就算不問世事，對我們的生活也沒有甚麼影響。不過，現在社會實在堆積太多問題，即使是簡單的事情，也會被政治化，動輒上綱上線。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，不少有識之士都會選擇躲避，不聞不問。我不禁反問自己，如果繼續下去，社會能有進步嗎？

電影《Australia》中的土著曾說過：「每個人一生中都有有一個故事，而文化的形成，就是你和下一代說你的故事。」為何我要去冒險，在陌生的環境中流浪？為何要參加選舉？我都在寫自己一生的故事。直至現在，我人生的夢想是甚麼？最有意義的事又是甚麼？我深信每個人都要為生命留下溫度，使人生感到溫暖，讓更多人得到幸福，所有你見到的人都會更開心。

電影《歲月河山》亦提到，人生緣來緣去，有人會突然在你的生命中消失，又有人在你的生命中出現。曾經在面書上找到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，心中有很大感觸。原來數十年前在沙灘上聊天，可能是我倆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。現今世界到底怎樣的制度才是最好的？其實很難說，只有人與人之間更加好地互相對待，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。參選立法會，就是希望所有人也可以過幸福的生活，讓自己的生活更簡單和健康便足夠了。

你為何會成立教師夢想基金？

其實我們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，每天營營役役地生活，對人生的熱情漸漸減退。世上變得沒有令我們感動及驚訝的事情，就連我們的年青人也好像看破紅塵。我認為夢想對一個人十分重要，與人生目標和自我存在價值息息相關。它能夠喚醒我們看見未來，重拾人生的動力，讓我們的世界更廣闊。相反，如果沒有夢想，人生彷彿沒有希望和目標，終日埋沒在急促的生活節奏，變得混沌，茫然若失。

如今香港人活在煩囂的鬧市，生活十分忙碌，可惜卻不知道自己到底朝哪個方向奔馳、最渴望得到甚麼東西，也未曾問自己的夢想是甚麼。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每天跟學生分享很多事情。如果我們對自己的人生沒有盼望，會帶來很大的負能量。教師勇於突破，實現夢想，定能成為學生的榜樣，感染他們擁抱理想，敢於追夢。在成立教師夢想基金的過程中，我很感恩能夠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及認同。透過推廣教師圓夢的真實故事，重燃教師對夢想的熱情，為教育界凝聚正能量。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

記得兩名兒子小時候，有時會帶他們看玩具。買玩具前，先想想自己家裏有的玩具，便會發現這個玩具我們有，那個玩具我們也有。之後想到其實我們也擁有很多玩具，那就不用再買了。人生也是一樣，我們應該感恩自己所擁有的是那麼多。如果我們光是看自己沒有的，那就永遠滿足不到我們的慾望。

感恩和分享也十分重要，我們的孩子不快樂是源自不懂得感恩，也不會數算自己所擁有的。當我們有夢想的時候，就會想到別人所需，這樣的世界不是更廣闊嗎？我很喜歡閱讀名人傳記，它讓我明白別人如此艱苦的生活都可以熬過去，自己也應懂得感恩和知足。世界上有更多的人生活得比我們辛苦，我們應該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。

你對教育有甚麼期望？

我對教育的期望，也離不開我的信念。在工業革命時代，所有產品都是整齊一致的。每個人都是一樣的，整齊地進入，然後又整齊地出去。所有人都用相同的速度和材料，學習相同的知識，並需要有相同的產出，這對學生並不公平。

身處商業社會，我們總是以市場價值衡量學問，用能否考入大學判斷學生成敗。然而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，有的學業成績優秀，但也有的同學踢足球、唱歌表現出色，其擁有的天份沒有被充份肯定。我的教育夢想，是希望將來社會不再以這樣的標準，衡量一個人的能力。

我在歐遊時遇上一名表現專業的旅巴司機，他連續開了六天的長途車，每天頭髮梳得整齊妥貼，穿着燙得筆直的白恤衫與黑西褲，結上領帶。開車前，他會要求我們都扣好安全帶。晚餐時，他會把行李都卸下後，換上另一套衣服，才到餐廳吃飯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在山路上遇大雪，車要溜後，看着司機敏捷地下車，瞬間穿好一套藍色的工作服，準備為車胎穿上鐵鏈防滑。雖然未能阻止意外發生，但司機全程沒一句怨言。他簽過保險賠償申報單，繼續小心開車，展示駕駛者的專業態度。

今日社會開始探討如何為年青人開拓多元出路，但過程仍是漫長的。究竟要到甚麼時候，才能讓每個人都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，選擇合適自己的路？不論是巴士司機，抑或是醫生，都有其獨特的價值，值得我們尊重。我曾參與數次青年高峰會論壇，中學畢業成為運動員而能進入大學的學生，已被視為稀有動物。當你會考考獲 8A 的成績時還立志當老師，便會被人恥笑。多少高材生因害怕別人的眼光，無奈放棄理想，而選擇被認為有前途的醫生、律師？

為了社會持續發展，我們要相信人有多元智能，讓每個學生做一個最出色的自己，而不用扮演別人，也能好好生活。

**身教重於言教，
教師如果能勇於突破，
實現夢想，定能成為學生的榜樣，
感染他們擁抱理想，敢於追夢……**

